

# 聽狐猴在唱歌·摩肯馬生態行旅 17 天

3

以為會有狐猴環繞相迎 竟是穿越密林 尋尋復覓覓  
與之相遇在糾葛的叢林中 聽牠們在晨間長吼  
呼朋 宣示 演唱演化變奏曲

文、圖／黃淑貞

馬達加斯加，開始覺得不再只是個地理名詞，始於閱讀「多多鳥之歌」，它是研究島嶼生物地理學必要研究的一個大陸島。有著與台灣神似的外型，面積卻 17 倍於台灣，孤懸於非洲大陸東南方的外海，乃世界第四大島。東部沿岸有狹長的雨林，西部則較為乾燥，分布著大草原與乾燥的森林。南回歸線經過南部，屬熱帶型氣候，分布著仙人掌類的植物，頗為貧瘠。因為自一億六千萬年前自非洲大陸分離之後，經過長時間的隔離演化，島上演化出諸多的特有物種，其生物多樣性非常豐富，光是植物種類就有 90% 的特有種。但是傳統居民依然以農牧業維生，砍伐森林、放火焚燒以利耕種及蓄養牛羊，每年燒掉 2 千平方公里的林地，導致生物棲息地的破壞，棲息地的破碎化又不利於物種的存活；加上喜歡養爬蟲類的爬友倍增，變色龍、斑龜的寵物市場活絡，無疑對島上生態是個大破壞，目前島上有 4 百多種物種列為瀕臨絕種。



↑ Calumma Nasuta 是非常小的變色龍

電影「馬達加斯加」雖然沒能準確的描繪出該島的獨特生態與浩劫，但是，卻大大的提升了國際知名度與對島上生物的關懷，這將有助於馬島的生態旅遊，以及保護該國已受創的自然生境。

帶著探索的心情，自肯亞飛到這個與台灣非常相似的島嶼，尋找卡通電影印象中的狐猴，與有著南島民族性格的馬拉加西人。

## 初遇狐猴在 *Ranomafana National Park*...

狐猴，一種臉部像狐狸，口鼻部分向外突出的特殊生物，祖先來自非洲大陸，因長久隔離在馬達加斯加島上的各種生態環境，演化成現存諸多的品種。帶著卡通「馬達加斯加」的印象，進入國家公園展開第一次的接觸。

嚮導之一的 Lonet 是一位鳥類專家，有著一級棒的眼力，在 1986 年與一美國學者發現消失了 60 餘年的大竹林狐猴(Greater Bamboo Lemur)，促使了 Ranomafana 國家公園的成立。

進入國家公園不久，他在溪流旁邊的灌木上發現很小的變色龍 Calumma Nasuta，馬上掀起一陣拍攝狂潮，而後紅腹狐猴 (Red-bellied Lemur) 在橋邊跳躍上樹，追隨的步履更加的堅定。公園內，林道曲折蜿蜒，規劃著來回的路徑，跟著嚮導們迂迴穿梭，在流水與滴滴的雨聲中，展開尋覓之旅。穿越密林、跨過障礙，站在他們所指的方向尋找可能的身影，向上抬升的頸部，想要仰視樹冠層及抓握在樹幹上的靈巧動物是辛苦的，左擺右挪，望眼欲穿，不僅脖子痠痛，細細的雨

## 觀察天地

絲滴在髮上、眼鏡上，模糊了眼也備感艱辛。

大竹林狐猴(Greater Bamboo Lemur)身體垂直，以三點不動一點動的姿勢，雙腳一手抓握在林子上，另一手持竹節，撕裂竹片後再慢慢的啃咬，如吃甘蔗一般。棕色的虹膜透著無辜純真的眼神，身披短短的棕毛有如玩具熊。失蹤後再現身，通常代表著族群量的稀少，公園該區只有 15 隻，列入瀕臨絕種是宿命。

藉著地上的食痕(啃咬過的細小竹屑)，嚮導又發現了另一種金竹狐猴(Golden Bamboo Lemur)。與大竹林狐猴不同的是牠只吃幼嫩的竹子，所以接近樹冠層活動，牠也是此一國家公園要保護的瀕危物種。大家站在泥濘的地上，幾乎相疊的排在一起，以最佳視角仰視褐色身軀，強壯的大腿抓坐在彎曲的竹枝上，小巧的雙手握著細竹快速咀嚼，逆光遙望呈弧狀的身軀肥嘟嘟的，無法看清腹部的金黃色。牠們是相當罕見的哺乳動物之一，通常是夜行性，今日我們非常幸運，可以在昏暗的雨中見到這種瀕臨絕種的狐猴，森林的砍伐及火耕造成棲地的流失，覓食、避敵、繁殖都成問題，加上牠們只吃竹子，這種飲食上的專一性更不利於牠們的生存。更絕的是，牠們吃竹子會累積毒素在身體之中，這能毒死大部分哺乳動物，卻傷不了牠們，演化的神奇真是令人嘆服。

穿梭在林內，無法辨識諸多的植物種類，卻猶如置身於台灣低海拔森林，山蘇、蕨類、野薑花、筆筒樹散生在國家公園內，活動於樹梢、翱翔於林間、爬行於任何可攀爬物體上的諸多生物，卻都是陌生且稀奇的；國樹旅人蕉，早知是旅人的救命法寶，若迷路可在葉鞘內鑽洞汲水，至於聽聞原生的它們會沿著南北方向生長，經指南針的比對證明是錯的！海拔 1000 公尺的森林內，或許有雨吧，幾乎聽不到鳥鳴聲，修補過的



↑吃著竹子的大竹林狐猴

↓國樹旅人蕉



鞋透著濕意，寒氣自腳底向上竄升，肚子在哀嚎，在園區外的小店來一杯暖暖的熱湯，來一份久違的蝦料理，滿足上心頭，等待夜間繼續探索之旅。

連綿的雨中，大家不發一語的邁開穩健的步伐，再度朝著公園內前進，想趕到定點，守候夜行動物的出場，除了窸窣的衣物摩擦聲、呼吸聲，夜真的很靜，更顯得流水聲的轟隆奔放。

小小的一塊凹地擠了 30 多人，屏氣等待。在森林底層的灌叢中，有著許多的獸徑，利用的動物不一，麝貓(Civet Cat)就從其中之一探出頭來，忍不住小心的說：「出來了！」敏銳的牠又鑽了回去；不多久，又從另一獸徑出現，在手電筒光束的照射下又藏了回去，就這樣躲藏了幾回，出現的時間也越來越長，比較不會倉皇逃竄。就在眾人專注的同時，嚮導要我們到另一個地方，指著樹上的漆黑處，原來是如老鼠一般大小的鼠狐猴(Mouse Lemur)，小小的身軀，俐落的動作，遊

鼠在枝葉茂密的夜森林中。這神奇的生物在冬天時會吃 3 天睡 4 天(8 月是馬國的冬天喔)，在樹冠層築巢，並且一週更換一次居所，以保持巢位的鮮綠，避免天敵的鎖定與襲巢。小小的生物大大的腦，演化讓動物更懂得保衛自身安全。

在這樣的夜裡，有著許多神奇的事，夜精靈的天下更顯得失去敏銳感官的人類無法自在，匆忙來去，不再留戀，歸還屬於牠們的夜，回到我們的燈光世界。

↓ 雖窮苦卻充滿自信的小男孩



### 與微笑民族相遇.....

今日由陰霾邁向陽光，林相也漸次變矮，陽光漸漸穿透雲層，籠罩著大地，驅走昨日的寒意。開闊開墾的谷地取代蓊鬱的雨林，紅泥磚砌屋的紅色大地在梯田層層的圍繞下，猶如積木一般，方正、趣味，增添許多異國風味，紅土屋的外觀，簡陋有之、精緻堆疊有之，利用自然顯然是島民歷代的傳統。

馬達加斯加人多半是馬拉加西種族以及歐洲人、印度人所組成；馬拉加西人的先祖自東南亞遷徙而來，落地生根再經歷史推演與相繼來到島上的民族混血，而形成現在島上主要的 18 個種族。雖然地理上與非洲大陸相當接近，民族性格卻接近亞洲。他們口中的馬拉加西語，是南島語系中的其中一支，也許也與我們的原住民有著某種的血脈相連，千里之遠看到人類的拓展足

跡，發現世界真的不大。由東南亞移民到此的先民，避開多颶風的沿海地帶，往比較涼快的高原區移動，因此，山中的居民保留了較多的亞洲性格。他們帶來了民生穀物，也開啓種稻的歷史，沿途所到之處，梯田佈滿山谷，辛勤耕種的人民筆路藍縷，在缺乏水土保持概念的年代中，無形流失了許多土壤，紅色的泥流入河中，流動的土紅，恰似大地受傷流出的一片殷紅。

馬達加斯加島只有 1/10 的土地適合種植，居民仍然以農業生產為主，一年 1-3 穫的耕作技術，卻仍需自東南亞進口稻米，聽說交通不便，縱使有路卻也經常在 10-4 月的雨季泥濘難行，無法貨暢其流，以至於堆著發霉，因此山區的居民生活困頓；雖然仍有大貧和小貧的區分，幾乎都未穿鞋，在冬天也是一樣。

偏遠山區沒有電力的供應，一到夜裡，山中小鎮陷入漆黑，在車輛的近光燈照射下，依然可見居民未攜帶燈具的走在完全漆黑的馬路上，為他們冒冷汗，也欽佩他們的夜視能力；而車道邊的民房，僅點著一盞小燭燈，縱使如首都安塔那那利佛(Antananarivo)，夜裡的燈光仍然是屬於有錢人的奢侈。嚮導曾說：「夜裡，自外太空看不到馬達加斯加的燈光」，足見這種民生物資的缺乏。由於居民生活仍然非常的傳統、困苦，因此砍伐樹木製炭或是生火變成家常便飯，曾經蓊鬱的森林就在居民的需求下，不斷消失，卻又沒能即時種上幼苗，以致裸露的紅色大地就在雨水的沖刷下，一舉流向印度洋與莫三鼻克海峽，消失的森林、流失的國土，換來人民更加困苦的生活，也為島上的諸多生物帶來浩劫，失去棲地甚至絕種。車行間，可見到尤加利樹種植在山坡地，主要是提供薪材用材，以減少居民砍伐原生植物，才能進一步展開護林的行動。

今天走訪的幾個聚落，居民有著相同的笑，也

有著相同的痛。觀光客不會停留的點，居民好奇的向我們聚攏。沒能洗乾淨的臉、沒穿鞋子的腳、鋪上一層黃土色的破舊衣物，遮掩不了他們臉上淳樸的笑。基於好奇，我們拿出相機拼命拍，充滿掠奪性的工具，卻引發他們的新鮮感，當注視



著自己出現在液晶螢幕更是樂不可支，簡單的滿足無上的快樂。進入窄小的泥土房，陰暗、潮濕、簡陋，當然更談不上清潔衛生，卻住了不少人，他們不吝惜的讓我們參觀，我們卻無限唏噓。

### 在 Andasibe 聽狐猴唱歌.....

1927 年開始，法國殖民政府為了保護島上的自然景觀，率先設立了 10 個自然保護區，1960 年獨立之後，又陸續增加了一些。Andasibe 國家公園設立於 1970 年，此地的森林覆蓋的相當完整，自區內清澈不帶紅泥的的河水，可以發現早期的保護成效。保護區的設置目的是為了保護光面狐猴(Indri)，一種大型狐猴。

入口處特別設置了 Indri 的習性介紹看板，方便自主學習，若想在園區內找到芳蹤，嚮導不可缺。跟隨他們前進園區，就在展示中心旁邊看到大型的變色龍，與先前所見到的差異甚大，大家瞠目結舌，享受著看到新物種的喜悅，卻也有點懷疑是園方特別佈置的；而後，在一片地衣附著的樹幹上，一隻緊貼著樹幹偽裝良好的苔葉尾壁虎(Uroplatus Sikorae)，令大家睜大雙眼仔細搜尋輪廓，並讚嘆著自然的神奇！腳步快速的在公

園內的步道前進，跨著平緩有著積水的路徑，聆聽沿途的講解，3 個嚮導前、中、後帶著這一群 10 多人的團體往密林中搜尋，由於目標明確，沿途並未多做停留，Bee Eater、Frog、Butterfly 都只是過客，蜘蛛所結的水珠項鍊在清晨時光閃閃發亮。看著前面的嚮導手持無線電追蹤器，在左右擺動間，森林再密，只要目標在園區我們將有機會看到。懷抱希望緊跟，踩過一個又一個的爛泥地，在一聲暗號中，離開主要步道切入茂密的原始林中，彎腰、側身、左抓、右避，落葉堆疊的森林底層，因我們的踩踏不斷劃破寂靜，腳步因傾斜的立足點隨時會因不穩定而下滑，抓住枝幹穩住身體，頭部向上抬升。天呀！一坨毛，只看到金黃色的毛皮，這樣算看到嗎？在清晨時光，這兩隻相擁的狐猴還在睡覺，底下的人類世界卻因為發現已經難抑興奮之情，雖然沒有人聲鼎沸，也謹守著觀察野生動物應有的安靜態度，但是流動在空氣中的浮動氣味喚醒了牠們。改變立足點之後，更清晰的看著牠們的眼睛。黑黑修長的手交握在胸前，金黃與乳白的皮毛在暗沉的森林中，彰顯光華，無辜的眼神茫然的盯著，在樹幹交叉的凹處平穩的坐著。Golden Diademed Sifaka 也瀕臨絕種，牠們的棲息地被劃分為世界最重要的 200 個生態區之一，僅分布在東馬達加斯加島。這樣的身分讓牠們更顯珍貴，也顯示了牠們的脆弱。稀有、狹隘分布、棲地流失，這些重要



瀕臨絕種的 Golden Diademed Sifaka

的因子結合，猶如一張絕種的門票，雖然劃定了保護區，但人類後續的動作才是非常重要的關鍵。

我們讓出觀賞的最佳位置給後來的老外，繼續進行早上的狐猴 safari。遠處似乎迴盪著一種聲音，走近接近山谷的地方，接受遠方的回音，聆聽！是光面狐猴(Indri)在晨吼，這種呼朋引伴、宣示領域的叫聲，經常在早上出現，聽來有點不真實，因為距離相當遠。據說牠們的吼聲可以傳到 2 公里之遠，這聲音又引領我們見到另一珍奇。就在人影竄動處，一群人拉抬頸部，看著坐在樹上黑白相間的動物，不是一隻，約 3-4 隻，各以不同的姿態停在樹上，攀折葉片、果實當早餐，看起來像無尾熊，幾乎沒有尾巴，卻動作迅速，且野性不羈，強壯的雙腳，配上靈活的雙手，在尚未看清楚長相之前，已彈跳飛躍而去。我們穿過樹下的小路往可能的方向追蹤移動，不希望初相遇就說再見。細細的樹枝，在牠們的飛躍之下，顫動搖晃，抖落一地前夜與清晨的雨露，在下方等待，甘願的接受洗禮。Indri 是唯一沒有長尾巴的狐猴，而且生性孤僻，若是囚禁起來，只有死路一條。而現在，為牠們設置的保護區，真的可以保護牠們嗎？地方夠大嗎？繁殖率非常低的品種，6 歲才有繁殖能力，隔 3 年才能產一胎，再加上不願被圈養，若真到了需要人工復育的時候，技術上如何克服呢？

太多的瀕危物種，每見一種都是數量稀少的特有種，看的怵目驚心，有點無奈、有點心傷，雖然馬達加斯加不是我的家，卻是地球村的一員，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生態網絡，已經因為太多食物鏈的崩毀而失去平衡。

看著牠們漸行漸遠的身影，我憂戚著！林中彷彿又聽到牠們的聲音，這次和剛剛的不相同，嚮導說是警告聲，警告同伴危險將至！牠們可知絕種的危險已逼近牠們？

### 另類的接觸.....

Vakona 的 Lemur 小島養著幾種看起來非常快樂的狐猴，我們買了船票，上島看望牠們。

牠們並未被關在籠子裡，活蹦亂跳的活躍在一座小島上，島上植叢茂密，可以辨識的有尤加利、檸檬桉、蕨類、芋頭、香蕉，這些分布在比較外圍像是交誼廳，接待遊客的歡樂場合，至於牠們活動的內陸區域只能遠望；隔著一座湖，看牠們自橋上奔馳而來，攀爬跳躍，拿我們的頭當橋樑，戲耍的不亦樂乎，缺乏如此近距離接觸動物的我們，可真是驚叫連連，在接觸牠們手部冷涼的觸感後，不再擔心牠們會利爪傷人。



↑興奮的 brown lemur

為了看另一種狐猴，我們再搭乘小船，沿著小島的水路慢溯，細雨與陽光同時灑下，船夫嫺熟的操作搖槳，在悠悠流水聲及搖曳的香燭中，引領我們進入更深幽的世界。遠遠的，看到睜著大大眼睛回眸看我的環尾狐猴(Ring-tailed Lemur)，真是太快樂了。逗趣的表情，靈活的動作，忽前忽後的盯著我們幾個人。船夫拿出香蕉要我們餵食時，牠們已經激動的睜大眼睛，看著我們的一舉一動。大部分的狐猴是樹棲型態，環尾狐猴則大部分時間都在地上戲耍，拜訪的這一群約有 4-5 隻，有的高舉著如雨傘節花色的尾巴，有的高坐在地上猶如帝王一般，當然，抱在一起玩是家常便飯。粗壯的後腿是牠們重要的彈跳支

點，比身體還長的尾巴兼具求偶與發佈危險訊號的工具。看牠們長長的尾巴經常蜷縮如棒棒糖，靈巧的生命力舞動在碧綠森海中。

目前牠們的數量還算多，但也是保育紅皮書中的名單，馬島西南方的棲息地已遭迅速破壞，目前是馬達加斯加動物區系小組監控的名單，而牠討喜的外型，也在世界各地動物園有圈養展示，台北木柵動物園就可以看到牠們。

看著牠們隱沒在次生林中，大大的眼睛、高舉的黑白環尾，依然能蕩起我嘴角的笑。

#### 變調的旋律.....

到馬達加斯加已經 5 天，高達 50 多種的變色龍僅見幾種，尚未滿足對牠們的想像，驅車前往變色龍農場，希望有個美好的 ending。

已近黃昏，匆忙進入園區，視線所及只有幾間透光的建築物，心中暗喊：「不好」。在溫室的養殖場中，業主要我們看著樹上的變色龍，一時之間大家驚叫出聲，按相機的聲音不絕於耳，看著牠們緩慢的移動，已經特化的手腳如隔熱手套般！4 趾相連與大拇指恰好虎口打開，可以抓握在樹枝上。而蜷曲如盤的尾巴，在必要時能抓住樹枝，固定身體方便移動。就在我們專心的當兒，業主又指出另一種類的變色龍，之後一隻又一隻的出現在同一棵樹上，密度之高令人覺得不可思議，不禁懷疑是否是牠們放上去的？不想只經由提示，想測試自己的觀察力，自行發現牠們的蹤跡，向內走去，在一棵棵的樹上分別又尋獲



了 10 多種的品種，不禁有在寵物店的錯覺，不自然的可笑。

有人說變色龍可以隨心所欲的變換體色，截至目前為止，所見的幾種只看到 2 種變色。變色龍是可以在 20 秒內變換體色，完全取決於皮膚三層色素細胞的作用，分別將黑、紅、黃、藍等色素加以調配，可以變化出隱蔽或是警戒的色調；牠們的皮膚會對光的強弱、溫度的高低做直接反應，並不是會隨時隨地都與周遭環境相同；有時變色是一種溝通，可以將憤怒、害怕表現在體色上，也可以用來打敗情敵，當然發動突襲覓食與躲避敵害，更是非使用變色的能力不可。進一步的，業者想讓我們看舌頭取食的經典畫面，不料值班了一天的變色龍累了，完全無視於食物當前，只好作罷。

觀察變色龍最有趣的莫過於看牠的眼睛，眼睛圓滾滾的鑲在左右兩側，可以上下左右各朝不同的方向注視，看牠們緩慢移動且轉動雙眼掃視，時間會為之凝結不動。

之後的戲碼實在扯到家，業者自撫育籠中拿出一隻隻的青蛙、守宮、鼠婦、馬陸等，向我們說明也逗弄牠們，之後又關回籠子中，動物們不僅缺乏自主也不受尊重，十足寵物賣笑的模樣，令人不想再看，原有的新奇與興奮逐漸退去，不想再留連。就這樣，簡單 1 個多小時，瀏覽了園區，心中響起走調的樂章。

#### 不唱滅絕之歌.....

多多鳥也許曾經唱過歌，現在卻已絕響。今日許多動、植物已經因為人類的活動而瀕臨滅絕，在走過這些生態系特別脆弱的土地後，除了扼腕，還是存著希望；在地球的不同角落有不同的人，他們以不同的方式都在積極的緩和滅絕的速度，我們同樣是生境脆弱的島嶼環境，更是刻不容緩要有所行動，不要再讓生物唱起滅絕之歌。

↑ 忘了名字的大塊頭